



毕淑敏小说精选集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女工

毕淑敏

女工

解淑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工 / 毕淑敏著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133-2467-0

I. ①女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4926 号

女工

毕淑敏 著

责任编辑: 汪欣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一千遍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张: 6.25

字数: 116千字

版次: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2467-0

定价: 24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毕淑敏半身近照



20 世纪 70 年代毕淑敏在长城留影



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立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乱抖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做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 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 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东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 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 2001 年的《血玲珑》，2003 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几点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我多年前写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目录



斜视 / 001

赔 / 007

走过来 / 027

月饼的故事 / 029

梦坊 / 041

女工 / 061

附录 / 182

编辑说明 / 186

没考上大学，我上了一所自费的医科学校。开学不久，我就厌倦了。我是因为喜欢白色才学医的，但医学知识十分枯燥。拿了父母的血汗钱来读书，心里总有沉重的负疚感，加上走读路途遥远，每天萎靡不振的。

“今天我们来讲眼睛……”新来的教授在讲台上说。

这很像是文学讲座的开头。但身穿雪白工作服的教授随之拿出一枚茶杯大的牛眼睛，解剖给我们看。郑重地说：“这是我托人一大早从南郊买到的。你们将来做医生，一要有人道之心，二不可纸上谈兵。”随手尽情展示那个血淋淋的球体，好像那是个成熟的红苹果。

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医院里著名的医生。俗话说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但教授演示到我跟前时，我故意眯起眼睛。我没法容

忍心灵的窗口被糟蹋成这副模样。从栅栏似的睫毛缝里，我看到教授质地优良的西服袖口沾了一滴牛血，他的头发像南海观音的拂尘一般雪白。

下了课，我急急忙忙往家赶。换车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丛飘拂的白发。是眼科教授！我本该马上过去打招呼的，但我内心是个孤独羞涩的女孩，我想只上过一次课的教授不一定认识我，还是回避一点儿吧。

没想到教授乘车的路线和我一样。只是他家距离公共汽车站很远，恰要绕过我家住的机关大院。

教授离了讲台，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头。他疲惫地倚着座椅扶手，再没有课堂上的潇洒。

我心想他干脆变得更老些，就会有人给他让座了。又恨自己不是膀大腰圆，没法给老师抢个座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在下车的时候对教授说：“您从我们院子走吧，要近不少路呢。”

教授果然不认识我，说：“哦，你是我的病人吗？”

我说：“您刚给我们讲过课。”

教授歉意地笑笑：“学生和病人太多了，记不清了。”

“那个院子有人看门。让随便走吗？倒真是节约不少时间呢。”

教授看着大门，思忖着说。

“卖鸡蛋的，收缝纫机的小贩，都所向无敌。您跟着我走吧。”

我们院里还有一座绿色的花园。”我拉着教授。

“绿色对眼睛最好了。”教授说着跟我走进大院。

一个织毛衣的老女人在看守着大门。我和教授谈论着花和草经过她的身边。我突然像被黄蜂叮了一下——那个老女人也斜着眼在剐我们。

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，每天斜着眼睛观察别人，就是她最大的乐趣。

从此，我和教授常常经过花园。

一天，妈妈对我说：“听说你天天跟一个老头子成双成对地出入？”

我说：“他是教授！出了我们大院的后门就是他的家。那是顺路。”

妈妈说：“听说你们在花园谈到很晚？”

“我们看一会儿绿色。最多就是一场眼睛保健操的工夫……”我气愤地分辩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教授。

妈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妈妈相信你，可别人有闲话。”

我大叫：“什么别人？！不就是那个斜眼的老女人吗！我但愿她的眼睛瞎掉！”

不管怎么说，妈妈不让我再与教授同行。怎么对教授讲呢？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。

“那个老女人，眼斜心不正，简直是个克格勃！”我义愤填膺。

教授注视着我，遗憾地说：“我怎么没有早注意到有这样一双眼睛？”他忧郁地不再说什么。

下课以后，我撒腿就跑，竭力避开教授。不巧，车很长时间才来一趟，像拦洪坝，把大家蓄到一处。走到大院门口，教授赶到我面前，说：“我今天还要从这里走。”

知识分子的牛脾气犯了。可我有什么权力阻止教授的行动路线？“您要走就走吧。”我只有加快脚步，与教授分道扬镳。我已看见那个老女人缠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毛线球，阴险地注视着我们。

“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。”教授很恳切很坚决地说。作为学生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

我同教授走进大院。我感到不是有一双而是有几双眼睛也斜着我们。斜眼一定是种烈性传染病。

“你明确给我指一指具体是哪个人？”教授很执著地要求。

我吓了一跳，后悔不该把底兜给教授。现在教授要打抱不平。

“算了！算了！您老人家别生气，今后不理她就是了！”我忙着劝阻。

“这种事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过去了呢？”教授坚定不移。

我无计可施。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斜眼的女人，得罪了我的教授？况且我从心里讨厌这种人。我伸长手指着说：“就是那个缠黑线团的女人。”

教授点点白发苍苍的头颅，大踏步地走过去。“请问，是您经常看到我和我的学生经过这里吗？”教授很客气地发问，眼睛却激光般锐利地扫描着老女人的脸。

在老女人的生涯里，大概很少有人光明正大地来叫阵。她也斜的眼光抖动着：“其实我……我……也没说什么……”

教授又跨前一步，几乎凑近老女人的鼻梁。女人手中的毛线球滚落到地上。

文质彬彬的教授难道要武斗吗？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听见教授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有病。”

在北京话里，有病是个专用语汇，特指有精神病。

“你才有病呢！”那老女人突然猖狂起来。饶舌人被抓住的伎俩就是先装死，后反扑。

“是啊。我是有病。心脏和关节都不好。”教授完全听不出人家的恶毒，温和地说：“不过我的病正在治疗，你有病自己却不知道。你的眼睛染有很严重的疾患，不抓紧治疗，不但斜视越来越严重，而且还会失明。”

“啊！”老女人哭丧着脸，有病的斜眼珠快掉到眼眶外面了。

“你可不能红嘴白牙地咒人哪！”老女人还半信半疑。

教授拿出烫金的证件，说：“我每周一在眼科医院出专家门诊。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再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治疗。”

我比老女人更吃惊地望着教授。还是老女人见多识广，她忙

不迭地对教授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“谢我的学生吧。是她最先发现你的眼睛有病。她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。”教授平静地说，他的白发在微风中拂尘般飘荡。

从乜斜的眼珠笔直地掉下一滴水。

那一年，我从内地探家归来回边疆，从乌鲁木齐搭上一辆军车，是运送压缩饼干的。驾驶室里坐着司机、副司机，把我夹在中间。冬天穿得多，挤得像一堵绿墙。

六千里的路途，要在戈壁雪域急驰 12 天，晓行夜宿，好像追赶队伍的孤雁。路上的景色十分荒凉，赭锈色的大漠像沉睡万年的黄猫，在喉咙深处打着闷哑的呼噜。载着高高饼干箱的大卡车，像无足轻重的虱子在爬行。

长途行车，要同司机搞好关系。不但生活上他们会关照你，一路还可天南地北的聊天，以排遣孤旅的寂寞。

我坐在中间，左边执掌方向盘的副驾驶，一个面色透出血丝的陕北小伙，总像被别人刚击过一掌似的。他正在学艺，属于技术尚不熟练因而热情极高的阶段。开起车来双目炯炯，所有的动

作都因用力过度而夸张。

他很勤快，每天早早起身，用汽油喷灯把冰冻的发动机烘烤得暖洋洋。接着用一块油腻的抹布，把车身擦得闪光。特别是车的大灯，雪亮得如同巨鲸的眼睛。我看他太辛苦，就说：“擦那么亮干什么？一路都是荒山野岭的，连个西游记里的妖怪都没有，谁看？”

他低着头依旧擦，手指甲因为用力而发白。嗤嗤地说：“有人哩。车走着走着，会突然跳出个村子。有娃子来看汽车哩。还有鸡呀鸭的也都来看呢。”

跟这样的新兵，你就觉着自己没了道理，再不能说什么了。

小鬼人挺可爱，但技术实在不敢恭维。边塞的路，先天粗糙又失保养。断断续续朽同烂绳。但偶尔会在被车轮耙松的搓板路里，竖着极狰狞的石块和极险恶的陷阱，副驾驶完全不知避让，驭车直冲过去，腾的颠起滚流黄尘，让你的心从胸膛飞射脑门然后狂泻脚底。大厢上装载的饼干，齐声发出粉碎的呻吟。我想，到了目的地，这批饼干须改一个名字，叫作炒面了。

每逢颠得剧烈的时候，我就用眼睛去瞪坐在右面的正驾驶——他叫唐最雄，是个老兵了。希望他能负起责任，指导一下徒儿，不要把车开得像自杀。

但是唐最雄无动于衷，甚至连根睫毛都不眨动，裹着皮大衣，冬眠的样子。但是他绝对清醒，证据是车身每一次剧震之前，他